

“退休后再返教室，我不免顾虑能否适应，没想到一进入课堂特有的氛围中，周身细胞就被激活了。”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盛林退休4年后，选择来到喀什大学支教。从祖国最东部来到遥远的南疆，盛林原先并不知道这段旅程将会如何，但没有想到一个学期后，“这校园，这学院，这师生；还有这后勤，这山水，这一切……我觉得在喀大的这个学期，我见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而到这时，我才真切体会到南疆支教的意义”。

在离开原岗位之后继续发光发热，不独盛林，从2020年起每年都有数百位“盛林”在“华发如银”的时节，义无反顾地走向祖国西部的高校，将自己的智慧挥洒在那片热土。

2020年，教育部从61所部属高校选派退休教授、副教授146名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塔里木大学、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三所高校支教支研；去年选派名额增至300余名，受援高校扩大到西部10所——这便是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

“相较于第一学年，2021—2022学年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的规模和影响更大、采取的措施更有效、银龄教师发挥作用的途径更丰富、银龄教师支援成果更丰硕、相关制度机制更完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党委书记、局长于虹说。

而今，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迎来了第三个年头。在一批又一批老教授相继奔赴的身影之中，他们燃起的支教星火正在呈燎原之势……

“走吧，到西部去”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南京农业大学理学院退休教师徐凤君听说学校“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正在招募人员时，几乎是第一时间便报了名。经过层层选拔，2021年9月，68岁的徐凤君踏上了赴新疆政法学院援教征程，助力该校建设紧缺专业，成为南京农业大学对口支援新疆政法学院沟通与交流的桥梁。

也是在2021年的9月，中南大学启动首批“高校银龄教师”招募。得知消息后，作为多年的老党员和老搭档，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党支部书记满瑞林和系主任叶红齐一拍即合，决定“挂帅出征”。

“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深感中国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现在我们虽已退休，但能重新站回讲台，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尽绵薄之力，这是一种责任和幸福！”满瑞林与叶红齐兴奋地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便参与高校银龄教师支教试点，该校退休教授周梅第一时间报名，申请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支教，丈夫武汉大学退休教授刘伟陪同前往。当年5月，周梅、刘伟夫妇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毅然从武汉赶赴云南大理，成为第一批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支教的银龄教师。到了大理之后，刘伟发现学校缺少数学教师，便一改“陪同家属”身份，主动承担起教学任务，与爱人一道投入支教行动。

“一朝滇西行，一生滇西情！我一定会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发挥自己的专业特色，努力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工作，为西部教育贡献微薄之力。”周梅表示。二老回到学校后，结合自身经历广泛宣传银龄教师计划，带动了更多退休教师踊跃参与其中。

退了休，却依然难舍讲台，当一批银龄高校教师遇上这样的好政策时，当然身体力行地支持与践行。

“中国已经逐步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每年有大量的教师退休，他们为教育事业奉献了大半个世纪，退休以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渴望有新的机会能够为教育事业继续发光发热。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在教育部由教师工作部门、离退休干部工作部门等来协同推进，搭建了高校退休教师老有所为的广阔平台，从实施效果来看，形成了多赢的良好局面。”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说。

2021—2022学年，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共有100所高校银龄教师报名446人、签约365人、到岗337人。他们前往广西、四川、云南、西藏、青海、新疆6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河池学院、西昌学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西藏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上海交通大学银龄教师凌德祥向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青年教师传授教学方法



北京科技大学银龄教师孙铁指导河池学院学生



兰州大学为5位高校银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



山东大学银龄教师盛林与喀什大学教师座谈

壮心未与年俱老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实施两年记

□本报记者 黄浩

喀什大学、塔里木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10所高校，主要承担教学、指导科研、培养团队等任务。

对于这项任务，各方都高度重视，一经启动便紧锣密鼓地开展……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负责选派银龄教师到岗支教，该局全员动员成立工作专班，以外室为单位设立6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对接10所受援高校及其对口支援高校，实施工作进展月报和援派信息统计制度，及时沟通联系接受双方，保证计划如期完成。

负责支援的高校同样根据需求，结合本校学科和银龄教师优势特点，广泛动员、精准对接，确保选优配强。支援高校普遍成立领导小组，由校领导担任组长统筹负责，将高校银龄计划作为学校年度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积极推进银龄教师的选拔和援派工作有力有效开展，并扎实做好银龄教师的联系服务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将银龄计划纳入学校援派和脱贫攻坚整体工作，坚持扎实开展工作。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为银龄教师举行聘任与欢送仪式，校领导出席看望慰问银龄教师。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专门到受援高校看望慰问银龄教师，并召开座谈会，部分院校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将银龄教师送至受援学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银龄教师发放补贴，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慰问银龄教师。

受援学校则早已做好各项预案，结合本校教师队伍现状制订银龄教师需求计划并动态调整发布。为了保障高校银龄教师的生活需求，让他们“留得住”“过得好”，各校各出“奇招”。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校领导通过“领导接待日”、专题座谈会、节日慰问、组织活动等多种方式，及时了解银龄教师所思所想，协调解决问题。青海师范大学专题研究银龄教师服务保障工作，校领导定期走访慰问，并针对银龄教师年龄大的特点实施晚餐差异化服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积极组织银龄教师参加各项文体活动，为银龄教师营造安心支教营造最好的环境。

山东大学生退休教师王书鹤今年73岁，在喀什大学50余名银龄教师中年龄排第4，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已经74岁。这个年龄为什么还要到西部支教？“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个心愿，当时国家号召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退休之前我这个心愿没有实现。

退休了，我就是要到西部去，继续站在讲台上。”王书鹤说。

走吧，到西部去！这是参加支援西部计划的所有高校银龄教师共同发出的号召，而今声势已益发浩大……

高校银龄教师的“光与热”

高校银龄教师来上课，他们吃得消、跟得上吗？顾虑原本并非没有。

卢甘笑是河池学院生物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她清楚记得第一次见到前来支教的中南大学教授满瑞林时的心情：“我早就知道化工原理这门课很难，当得知是退休教授带我们时就更担心了。老师的身体状况好不好，能带得动我们吗？”

但很快，满瑞林对待课程的热情与严谨让她折服。“满教授几乎每一堂课都会提前来到教室带我们温习上一节课的重难点知识，课上、课后各个环节他都抓得很紧。”卢甘笑说。同时，满瑞林和叶红齐沿用在中南大学的丰富经验，将应用实例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形式展示在课堂上，用形象的讲解促进学生将理论与应用结合起来，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河池学院是桂西北地区唯一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经过70年办学实践，学院正摸索一条地方人才由地方培养的育人模式。满瑞林和叶红齐深知，他们所承担的使命不仅仅要“输血”，更要尽力为河池学院留下带不走的教师队伍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源，帮助学校进一步培养好“下得去、留得住、用得着、干得好”的专门人才。

为架起对口院校的“连心桥”，加强援派学校与受援学校的交流沟通，两位教授主持申报了《化工原理课程虚拟教学研究的探索与实践》教改项目，计划以高校银龄教师为纽带，联合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与河池学院化学与生物工程学院的师资力量，构建虚拟教学研究平台，共商教学改革，共享优质资源，共建“金课”课程，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强化河池学院的学科建设。

不满足于“将课教好”，许多像满瑞林和叶红齐一样的高校银龄教师还积极举办教学培训、教学研讨和学术报告，向青年教师传授教学方法、分享教学经验，向学生和当地有关方面介绍专业知识、前沿理论等。

在新疆政法学院支教的徐凤君十分注重对当地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了帮助年轻教师尽快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优秀教师，徐凤君会在课前与他们共同修改教案，平时只要自己没课就会带一个笔记本去青年教师的课堂旁

听，标注当堂课所讲的细节，发现问题就记下来，课后再辅导青年教师。

“在徐老师眼里，我们都是‘小朋友’，所以她就像呵护孩子一样‘手把手’教我们，直到我们能独当一面。”新疆政法学院青年教师高德超说。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英语教师奇缺，前去支教的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彭汉良独自承担了5个班的教学任务，每周15节课。在授课中他将爱国主义教育 with 英语学习巧妙融合，被学院领导赞为“英语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的典范”。良师难得，彭汉良被学生选为2022年学校校园文化名人，在他援期结束时，学院决定与彭汉良续签一年援教合同。

自2020年开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派出10名高校银龄教师前往塔里木大学和西藏民族大学支教，支教期间他们除了完成受援大学指派的的教学任务外，还为师生举办专题讲座，并参与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修订、青年教师培养、学科建设等工作。

“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为受援高校提供了宝贵的智力资源。同时这些老师在学校中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能把青年教师快速带上教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此外，他们也成了当地院校领导的参谋，对学校整体布局规划、学科建设提出了很多意见建议。”任友群说。

“老师，你会喜欢上这里的”

一项数据显示，高校银龄教师的到来，为受援高校带来了实实在在可见的成长。

2021—2022学年，337位银龄教师开展的课堂教学覆盖236个专业、530门课程，共54910个课时，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银龄教师218名，占比64.7%。240位银龄教师承担专业课教学，97位银龄教师承担公共课教学。218位银龄教师参与和指导539个科研项目。318位银龄教师指导青年教师607人。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721条。

“受援高校普遍反映，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的实施有效缓解了学校师资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总体水平不高等矛盾，带动了学校教育、立德树人、队伍建设、科研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增强了学校服务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援派高校也反映，该计划为高校优秀退休教师搭建了老有所为的广阔平台，形成了多赢的良好局面。”于虹说。

以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为例，学校银龄教师平均每人每周教学工作量

12.6个课时，及时缓解了34门课程因缺乏授课教师无法开课的燃眉之急。他们还利用长期积累的教学资源，新开设18门特色课程。

更多的学校则迎来了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和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实行“导师制”，通过听课、讲座、座谈等方式组织银龄教师一对一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校区师资队伍、课程建设、专业建设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孙铁指导河池学院电子信息专业申报广西壮族自治区一流学科，并邀请两位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进行评审指导，目前该学科已通过自治区教育厅评审并获得立项。

“银龄教师到滇西大支教支援，有效缓解了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和结构不够合理的矛盾，在教学方面实现了师资力量强起来、专业课程多起来、人才培养实起来。在教师培养方面，实现了‘带德、带教、带研’三个带动。”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副校长索昕煜表示。

“本可以在秦淮河畔徜徉休养、含饴弄孙，却毅然选择在古稀之年西进塔克拉玛干沙漠，到全中国距离沙漠最近的高校担任银龄教师，用深沉大爱托付立德树人。”新疆政法学院纪委书记付智群这样评价前来支教的徐凤君。

其实，受益的不只是受援高校，许多高校银龄教师也在这场征途中重新发现了自我。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银龄教师刘润忠形容在喀什大学支教的感受是“既充实忙碌又充满幸福感”。上海交通大学银龄教师凌德祥则表示，“看到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和求知若渴的莘莘学子，我再次体会到教书育人的初心和使命”。

有感于“事业未竟”，吉林大学教授崔丽、李幼琼，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樊玲主动申请将服务期由半年延长至一年，为塔里木大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提供持续支援。

而盛林感受最深的是，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只要在“援疆教师服务”的微信群一问一答，马上有人在第一时间回复解决。“大到水电网络，小到忘带钥匙和绿植照料，衣食住行所有事都帮你神速解决，即便有时候未能达到要求，但那种尽其所能去努力的态度，让你也心中一暖。”盛林说。

支教心语

我生命中的幸运

来到喀什大学，每每被喀大人感动、被美景震撼、被细事温暖时，我总能想起初见王俊杰老师的那句话：“老师，你会喜欢上这里的。”

他真没错，我是喜欢上这里了。这校园，这学院，这师生；还有这后勤，这山水，这一切。我觉得在喀大的这个学期，我见识了很多，学到了很多。而到这时，我才真切体会到南疆支教的意义。

记得去年暑假，刚看到教育部援疆高校银龄计划时，我心一动：这是双赢。对个人，可以换个地方看看别样风景；对受援学校，可以急其所需。年在奔七的我，如果还能做点儿什么，这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后来，在参加银龄教师会议时，山东大学校领导强调，高校银龄计划是国家开发西部的配套举措，是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让我开始把银龄支教与国家命运关联起来，感觉责任大了。而真正在南疆所见所历所悟之后，我才对这种关联有了实在的感觉。

现在回头看，这学期一切顺利，还因为身后有山东大学这个“娘家”。出发前，山大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为我备好了所需要的一切资料和课件，并在我有业务问题时及时回复指导；山大离退休处李老师事无巨细地关心叮嘱，事必躬亲地为银龄教师安排体检及机场接送，整个过程一直保持着联系。

有了高校银龄计划，有了喀大和山大两校大力的支持，就有了我们今天南疆支教紧张忙碌而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这代人，曾亲历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见证了祖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的巨大变化，今天又在各方的关怀下有机会加入西部开发的建设浪潮中，真的是很幸运。

喀什大学为了鼓励我们这些援疆教师，在学期结束时特别组织了表彰大会，给我们颁发了奖品和证书。这是鼓励，也是光荣，还是我生命中的幸运。

——盛林(山东大学退休教师，支教于喀什大学)

感受年轻

在大半年的支教生活中，我重回阔别多年的三尺讲台，既兴奋又紧张，既熟悉又陌生。我认真备课、听课，参加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珠宝学院的各项活动，积极融入新的组织、新的生活。

支教近两个学期，感触最大的是珠宝学院的“年轻”。一是学院历史短暂，2015年筹建、2016年试招生、2017年正式设立。二是教师队伍年轻，除高校银龄教师及外聘教师外，大部分专兼职教师属于90后。三是学生年轻，学院绝大部分学生均为00后，学生淳朴、礼貌、青春飞扬。在朝气蓬勃的校园工作、生活，我也仿佛年轻了很多。

学院年轻、教师年轻，不乏热情与活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几乎每位年轻教师入职伊始即上讲台，有的年轻教师一学期的课时量达500，一些年轻教师还是兼职，有繁忙的日常行政工作需要处理，难免左支右绌。

当然，年轻的学院自身非常努力，正在不断成长，我深感学院还需要大力帮助。现在珠宝学院已有银龄教师17人，来自全国多所知名高校，银龄教师深入体验学院教学管理、师生活动、后勤服务等，通过开展讲座、参加座谈、教学督导、学生活动等途径提出意见建议，尽可能多地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支教生活很充实、很美好，人生有这样的经历非常难得，我十分珍惜。

——沙红(浙江大学退休教师，支教于滇西应用技术大学)